



必须感谢所有在街边、小巷、桥头、树荫处摆了摊卖花的阿婆们——没有她们，春夏之际的江南的日常，总觉着缺了点什么。



对江南的小老百姓来讲，江南的“好”，是平实、具体而余韵悠悠的。比如，一条向你缓缓驶来的乌篷船。



合 | 故乡·醉花阴



算起来，平如、美棠都是在江南的春日作别人世的。再过一歇辰光，天气更暖了，栀子花啊、白兰花啊、茉莉花啊，也就该上市了。

不管是为生计所迫，还是为排遣寂寞，阿拉要“拎得清”，必须感谢所有在街边、小巷、桥头、树荫处摆了摊卖花的阿婆们——没有她们，春夏之际的江南的日常，总觉着缺了点什么。

运道好的话，若干金钱观比较淡薄的阿婆，大概会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，白送摸摸伐么零碎铜钿的顾客幽香盈盈。运道更好的话，她们还会给你上一堂语浅意深的哲学课程做撒卖花？哎哟，今生卖花，来世漂亮！

《儒林外史》里杜慎卿游雨花台，“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经西斜，只见两个挑粪桶的，挑了两担空桶，歇在山上。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：‘兄弟，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，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。’”，吴敬梓太懂江南的神髓所在了，倘若请这位秦淮寓客书写“阿婆卖花图鉴”，想来须臾工夫，便可一挥而就，作出妥帖入微、搔到江南人痒处的锦绣文章了吧？

中古之后，江南俨然“九州丰饶多姿”的代名词，以及西方人对神秘东方的憧憬想象。近代至今，江南又成为中国对接世界的前沿，变革勇进的先锋。现在，江南更是中国经济版图当之无愧的龙头，以上海为领跑者的长三角城市群，稳坐“中国第一大经济圈”的位子，担当着全球制造业的中心，一体化国家战略进一步向纵深推进，深谋远虑描绘雄伟蓝图……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，融汇了市镇文明（“现代性”的）、海洋性

格（包容、进取）、济世情怀（爱国、爱民）的人文传统，终使得杏花春雨又实干兴邦的多面江南，在纵有千古、横有八荒的壮阔国度，笑到了最后。

不过，江南的赫赫功业固然彪炳史册，对江南的小老百姓来讲，江南的“好”，倒并非特别“形而上”，未必首先与宏大叙事挂钩。它是平实、具体而余韵悠悠的——卖花的阿婆，雨花台赏落照的挑粪工；春夜里第一缕熏人欲醉的微风，黄梅季第一把轻轻撑开的油纸伞；晨曦初露，第一屉蒸出的热汤包；烟草飞絮，第一条驶来的乌篷船……故乡的斯文元气、和婉可亲最是养人，经年累月亦未尝减色。所以，故乡的美丽，总是能够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，不停地击中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愉悦我们。

江南是灼灼粲粲的光源，是水，是空气，是一粥一饭，是一辈子不可或缺的甜头和归宿，值得交付一颗初心和真心。星霜荏苒，王朝更迭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苦痛极乐，聚散离合；在江南面前，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，还是一个活生生的、拥有充沛情感的“人”。我们不再伪装，不再挣扎，而是悄悄地、珍重地裹紧了那份被慷慨馈赠的贴身温存，然后满足于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静如练”一般的平和感觉，慢慢地、慢慢地沉淀发酵。

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这句话，中国人可谓耳熟能详。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，江南除了是一个地域称谓和文化符号之外，更代表着一种价值，一种属于全体中国人的、“追求终极桃花源”的价值。其实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恨此生不够千年——在江南开开心心地走一遭，哪怕走上一千年，都还是嫌不过瘾的呢。

春水绿波，独占风流，执念江南，共我白首。 